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编者按:

这时节,正是夏收的紧要关头,收麦成为种粮人的头等大事。宝鸡地区盛产小麦,人们的饮食也以面食为主,故而对麦子有特殊的感情。每一户农家都有一些关于麦子的故事,或是全家龙口夺食,或是请来收割机抢收,或是麦子引发的人情纠葛……从宝鸡农村走出不少名人名家,他们用笔杆书写了诸多麦收故事,我们不妨倾听一二。

名家笔下的宝鸡麦收故事

张洁: 拣麦穗攒嫁妆的小姑娘

“当我刚刚能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的身后拣麦穗了。”著名作家张洁有一篇经典散文《拣麦穗》,讲的是她小时候在岐山草坡村拾麦穗的故事。童年麦收的经历,被张洁揉入“攒嫁妆”“吃灶糖”“缝荷包”等民俗,西府风情浓郁,读起来韵味悠长。

西府人爱惜麦子,力求颗粒归仓。在过去,拾麦穗几乎成了每个宝鸡农村小孩的必修课,大人拿着镰刀割麦,小孩子则提着篮子或袋子,在麦茬地里拾捡遗落的麦穗。1942年,平汉铁路郑州扶轮中学因战争原因迁至岐山蔡家坡,张洁跟随小学教

员的母亲辗转来到宝鸡,在草坡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夏收时节,小姑娘张洁和当地孩子一起,提着篮子拾麦穗,篮子太大,总是磕碰到腿和地面。小姑娘贪玩,在麦地里追蚂蚱和蝴蝶,麦穗也捡不到几个。二姨问她:“大雁,告诉二姨,你捡麦穗做啥?”小张洁说:“我要攒嫁妆哩!”二姨又笑问:“你要嫁谁啊?”小张洁想起了那个头发花白的卖灶糖的老汉,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这话惹得二姨和周围的姑娘、婆姨们放声大笑。

麦收时节的玩笑话,传到卖灶糖老汉的耳朵里,他问小张洁:“你

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小张洁说:“我要天天吃灶糖哩!”无忌童言逗乐了卖灶糖的老汉。自此,卖灶糖的老汉每次路过草坡村,都会给小张洁带些小礼物,一块灶糖、一个甜瓜或者一把红枣。贪吃的小张洁也学着当地大姑娘的样子,弄了些碎布缝了一个皱皱巴巴的烟荷包,让母亲帮自己收起来,准备长大后送给卖灶糖的老汉,母亲笑着说那不像荷包,像个猪肚子。

待到小张洁长大了一些,已经知道认真拾麦穗了,也就知道“攒嫁妆”“缝荷包”那些话是不能随便讲的,卖灶糖老汉的腰也越来越弯了,依旧带些小礼物给她。直到

一天,小张洁看到一个陌生人挑着担子来村里卖灶糖,她上前一问才知,卖灶糖的老汉去世了。小张洁站在柿子树下,看着树梢上孤零零的小柿子,伤心地哭了,哭那个陌生的却疼爱自己的卖灶糖的老汉。

其实,张洁拾麦穗、遇见卖灶糖老汉的草坡村,就在今天岐山县蔡家坡北塬下面,当地人叫“书房沟”。上世纪50年代初,张洁离开宝鸡,但西府情结却长久地烙印在张洁心头,西府女人手底下的绣花鞋和荷包,田野上的麦穗和野菜,草坡村的窑洞和火炕,乡亲们的善良和纯真,无不让她张洁魂牵梦绕。



温亚军: 爱麦如命的大舅和芽麦

“夏收前,大舅突然去世了。”这是著名军旅作家温亚军短篇小说《麦子》里的开头。温亚军是宝鸡岐山人,他笔下的大舅爱麦如命,一辈子与麦子有扯不开的情结:饥荒年月攒麦救助亲人,年年收新麦却顿顿吃陈麦,还因一次芽麦事件与亲友结怨……这样勤劳、善良、惜粮的大舅,正是爱麦惜粮的宝鸡农人的缩影。

芽麦,是农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可天气不由人,收麦时如果雨水过多,收割不及时,就会导致小麦发芽。芽麦晒干磨粉与正常麦子无异,但是擀成面条下到锅里一煮,就碎得没了形状,吃起来软塌塌的不筋道。温亚军笔下的大舅有

一段与芽麦有关的揪心往事:外婆去世后办丧事,三舅家主办,待客这天,面条下到锅里,竟成了一锅用筷子捞不起来的面糊,大家都傻眼了。这时,厨子抓过面粉一尝,“呸呸”吐掉,一脸不屑地说:“这是芽麦!”好端端的面粉怎么成了芽麦粉,三舅妈急得快流出眼泪。

大舅承认说是自己带来的芽麦粉,想着有好多芽麦,掺着吃吧,不然浪费了。大舅认为:“芽麦怎么啦,芽麦也是麦!”大舅的兄弟姐妹和乡亲们纷纷向他投来了指责的目光,老母亲过世,怎么能拿芽麦来待客呢?这不是糊弄人、搅局吗?如今谁家都不缺麦子,犯得着在老母亲丧事上拿芽麦吗?大舅

的兄弟姐妹不由得心生寒凉,忍不住痛哭起来,一时间,侄子们一拥而上,将大舅赶出了门外。大舅愣了一下之后,疯了般往院里冲,可是三舅家的门已经关住了,任他怎样解释,都没有人给他开门,仿佛他成了一个罪人。最终,大舅没能参加完外婆的葬礼,出殡那天,大舅躲在山坡上哭了一场。温亚军写道:“仅仅是因为一些芽麦,大舅众叛亲离,这个结局大舅自己没想到,任是谁也想不到的。”

芽麦事件之后,大舅沉默寡言了,也不和庄子里任何人搭话,不与兄弟姐妹联络走动,与儿子分家过,后来亲戚之间婚丧嫁娶,也将他忽略了。直到麦收前大舅突然

过世,大家回想起饥荒年代,大舅攒麦子无私救济亲友的往事,想起大舅节约粮食的禀性。出于对饥饿的恐惧,大舅有攒麦子的习惯,即使丰收年,家里也积攒着三四年前的陈麦,每年新麦打下来,一粒不落归入粮仓,按年度编序存放。然而他自己舍不得吃新麦,顿顿吃陈麦,这导致子女们谁也不愿意和他同锅吃饭。

大舅是太惜粮、爱粮了,所以才有了在自己母亲葬礼上拿芽麦的举动。最终,大伙风光光为大舅办了葬礼,墓地选在一块长势极好的麦地里,并在他的棺盖上放了一把金灿灿的麦穗,让麦子永久伴随着他。



冯积岐: 全家人龙口夺食抢收麦子

1990年的夏收,对于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岐山籍著名作家冯积岐来说,记忆深刻。他在散文《在省作协临时工的那七年》中,描写了一场与家人龙口夺食的抢收情景。

当年,冯积岐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1990年6月8日,冯积岐一考完试,就赶紧去火车站搭车回岐山,因为家中有七亩六分责任田,这时节,正是夏收的紧要关头,耽误一天,一场雨就会使麦子芽在地里。冯积岐坐火车从西安到达蔡家坡时,已是晚上十二点,没有去岐山县城的客运车,还有16公里的路。他赶紧坐上一辆摩托车,没多

久老天爷开始“变脸”,闪电响雷;摩托车车主到岐山县城外后不愿再走,冯积岐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跑回村子一看:“打麦场上灯火通明,全村人都在打麦场上垛麦子。”

蚕老麦黄,绣女下床。收麦是大事,人人参与,那时,冯积岐六七岁的儿子就在麦垛子顶上干活。妻子用谷叉向上攥麦捆,儿子稚嫩地学垛麦子,妻子忙着干活脚踩上铁叉,受伤了也顾不上去医治,只是用纱布包了包,就赶紧接着干活。这一场景,看得冯积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把儿子叫下来,立马加入垛麦子的活计中。伴着轰隆隆的雷声,全村人和雷

雨天抢麦子;直到凌晨两点左右,才将麦子垛好。

第二天一大早,冯积岐骑着自行车去岐山和凤翔县交界的麦客集上请麦客。然而,活多人少,他没有请到麦客,只好赶回家和妻子一起赶往坡地割麦。妻子是割麦的好把式,冯积岐形容:“她弯下腰,镰刀挥出去一个扇面形,左手紧紧地攥住麦子,三把就是一捆子麦。妻子捆的麦捆子紧凑,俊样,好像画家几笔勾出来的速写。”顶着毒日,两天一天时间就割了二亩六分地的麦子。

麦捆被装上架子车,夫妻俩拉着一车麦子走在凹凸不平的坡路上,不慎翻车了,四五十捆麦子倒

在土壕下。这时,看着跌落的麦捆,冯积岐又困又累又气,只能和妻子又把麦捆重新装回架子车。回家后,妻子做饭,自己磨镰刀刀子,不小心让镰刀刀子割伤了手掌,用手绢一扎,次日又接着割麦子。如此,白天割麦,晚上碾打,一家人拼命干了六天,终于将麦子收完。

冯积岐描述的这场麦收紧张、忙碌、焦急,让人感受到了龙口夺食的急促和辛劳,令人感慨农民不易。冯积岐写道:“我觉得,作为农民,我活着,就要劳作。劳作再累,也不是苦难,而是生活中精彩的一部分。”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张琼撰写,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凤县萌娃开笔礼写人字

本报讯 6月13日,凤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开笔礼”活动在凤州文庙举行。该县凤州镇民族小学百余名师生、家长齐聚一堂,通过正衣冠、开笔描红、诵读经典等仪式,让孩子们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开笔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少儿开始识字学习礼形式的称谓,俗称“破萌”。在中国古代,学子入学前,首先要行开笔礼,由启蒙老师讲授人生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并教读书、写

字,然后参拜孔子像,它是少儿进入学习阶段的重要纪念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们鞠躬行礼,拜孔子,齐声诵读《三字经》,并在老师的指导下,提笔蘸墨,庄重地学写“人”字(见右图)。

据该县教体局相关人员介绍,此次开笔礼活动是凤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教育服务平台丰富德育实践载体的一次创新尝试,旨在让孩子们从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王星 禄璐)



禄璐 摄

省朗诵大赛宝鸡赛区选拔赛鸣金

本报讯 6月9日,备受关注的我省第四届朗诵大赛宝鸡赛区选拔赛暨“泰森杯”朗诵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本届大赛由省文化交流协会、省慈善协会、省诗词学会等主办,分为少儿A组、少儿B组、少年组、青年组、成人组5个组别。经海选、初赛、复赛,共有167位选手的138件作品晋级决赛。经现场激烈角逐后,杨洁璇、罗

路瑶、李亚君、尚玉虹等选手带来的61件作品获得等次奖。省文联副主席刘远、省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商子秦、省剧协朗诵艺术专委会副主任董少敏等评委专家,赛后还对参赛选手进行点评并示范表演。

据悉,本届赛事优秀作品将选拔参加6月22日在西安举行的全省总决赛。

本报记者 周勇军